專訪香港藝術館總館長莫家詠：「營造藝術勾連生活的觀賞體驗」

►香港藝術館總館長莫家詠
香港藝術館 供圖

「我想為踏入香港藝術館的觀眾營造一種觀賞體驗，生活與藝術可以無限勾連。」歷時四年、香港藝術館於去年底在黑暴圍城下重開，踏入今年又經歷新冠肺炎疫情考驗，莫家詠恰在此時履新香港藝術館總館長一職，她希望通過六十年館藏作品，從新的角度去演繹傳統，呈現一個豐富多元的藝術世界，令觀眾於古與今、傳統與現代、本地與國際之間遊走，展開一場又一場與藝術品之間的對話。

大公報記者 劉 毅（文、圖）

香港藝術館是本地最早的公營藝術博物館，翻新之前的外貌與旁邊的建築群同屬一個系列，並不搶眼。日前，當記者來到煥然一新的香港藝術館面前，外觀增添了濃厚的藝術氣息，如海浪似的藝術圖形彰顯出動感與個性，莫家詠稱：「鑒於不少觀眾並不了解香港藝術館的館藏歷史，香港藝術館在布展時既要體現館藏強項，更要彰顯獨特個性。」

香港藝術館開幕當日，十一個展覽同時開鑼，莫家詠形容是一個十分瘋狂的日子，如何能好似「排兵布陣」般使多個展覽都能同時有序進行？「香港藝術館之四大館藏涵蓋中國書畫、中國文物、外銷畫、現代及香港本地藝術等，從中可以反映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化大都會，她的一種文化傳承和譜系，而通過展品不僅可以體會到藝術家的創作、收藏家的捐贈，更於其背後感受到本地的收藏文化及文化活動軌跡。」莫家詠表示。

莫家詠續稱：「香港藝術館不僅有歷朝歷代的工藝品，亦展示虛白齋、至樂樓、北山堂等本地藏家捐贈的藏品，且為了讓觀眾也能感受到它們與自己生活的關聯，我們特意在館內進行了一場『古與今的對話』。譬如本地藏家葉義醫生曾捐贈一個清康熙年間的淺浮雕丁山射雁圓筆筒，這件竹刻筆筒展現出中國傳統的雕塑文化，本地藝術家甘志強對此做了一個呼應性創作《雲……虛擬》，他將竹做成了一朵非常超現實的雲朵，而那朵雲的形態又是一個鳥籠，折射本地的居住問題。」

從內到外更添港味

香港藝術館曾被批「不夠香港」。重開後，展廳布置更加靈活，本地藝術家創作的裝置作品，譬如供遊客休憩的櫈子、配合窗外維港景致而創作的玻璃畫、陶瓷娃娃等都充滿濃郁「港味」，「除了展現香港藝術史，我們也將更多焦點投發在本地。香港藝術的發展，也是獨特的『香港經驗』，本地創作人深受香港大環境及藝術思潮的影響，積極思考如何重新演繹傳統文化，將西方藝術媒介和表現手法注入中國文化形式。」莫家詠介紹道。

如今，伴隨本地諸如M+、大館等各大藝術場所的發展，莫家詠談及香港藝術館與它們的錯位發展時還道：「大館主要呈現當代藝術，M+主要呈現當代視覺文化，而香港藝術館既有悠久歷史，更不失其個性，中西兼備，用現代人的視角闡釋傳統文化故事，這種特質本身就『很香港』。」

雖着眼本地藝術，但香港藝術館一直以來都保持與故宮博物院、法國羅浮宮等合作，「未來，我希望繼續加強與其他博物館的合作和交流，且會加入更多本地創作元素。如當其他博物館的館藏於香港藝術館展出時，也會邀請本地藝術家也可以對此作對話式創作。」

利用科技雲遊展館

面對來勢洶洶的新冠肺炎疫情，各大博物館、藝術館都宣布暫停開放、或是延遲展覽，為了應對今年的「黑天鵝事件」，香港藝術館利用科技推出「雲遊藝術館」，上載各展覽圖冊、導賞、多媒體檔案等，在疫境中也不忘向觀眾推廣香港藝術館及其藏品。

莫家詠認為香港藝術館在未來更要扮演積極推動本地藝術發展和研究的角色，「香港藝術發展過程既豐富又充滿層次，當中蘊藏的藝術故事，都可以做一番探究。香港藝術館要做的是從中找出觀眾所關心藝術命題的答案，繼而以新的角度、更加貼近大眾生活的方式加以解讀，令逛香港藝術館這件事，可以變成大家生活的一部分。」

註：因應疫情發展，香港藝術館暫停開放，直至另行通知。

◄重開後的香港藝術館外觀設計更加彰顯個性

▲甘志強作品《雲…虛擬》

▼本地藝術家創作作品充滿「香港經驗」

►香港藝術館擁有大量歷史器物，圖為觀眾正在向自己的孩子講解古代陶俑

莫家詠小檔案

莫家詠主修藝術，專研廣東外銷畫，獲中國歷史研究碩士與博士學位，並取得博物館管理課程深造文憑。曾任職外銷畫、中國文物、現代藝術及教育服務推廣組等不同崗位，同時統領藝術館的教育及服務推廣團隊。曾策劃多項大型展覽，並出版多項有關外銷藝術的研究。

啟發觀眾主動思考

莫家詠希望觀眾可以「浸入式」地欣賞，她以其中一個展覽「小題大作」來舉例闡釋：「展覽中有一件作品《香港仔附近的瀑布》雖是一幀小畫，卻是香港早期的重要記錄。呈現這件重要展品時，我們將它擺放在一個比較暗的展廳通道盡頭，以此象徵早年尚未登上歷史舞台的香港，繼而啟發觀眾主動思考，這件作品是什麼？又有怎樣的意義？」

記者採訪莫家詠當日，在展廳走走停停，前來觀展的觀眾各個興趣盎然，如何做到這點？「我們希望辦展前，能從觀眾視角出發，悉心了解他們想看一場怎樣的展覽，而這些與他們的日常生活又有怎樣的關聯。」莫家詠笑答：「閉館期間，我們進行了觀眾普查，了解觀眾對於藝術品的喜好，再依此從香港藝術館現存一萬七千件藏品中，找到展品與觀眾喜好相契合的連接點。」

此外，為了吸引更多親子觀眾，香港藝術館還特別製作一些適合孩童看的繪本小冊子《在香港藝術館的一天》，描繪一個小女孩走入陌生的博物館，看到一件件新奇的藝術品，繼而想到藝術品上的圖案皆可以在生活中找到參照物，以引起他們觀賞的興趣。

◄「遮打藏品」之繪於十九世紀畫作《從半山俯瞰維多利亞城》
香港藝術館 供圖

見證崢嶸歲月 藏品失而復得

今人何以知曉城市的往日風情？香港藝術館其中一個重要珍藏是外銷藝術，即一些反映港口舊日民生、風俗、地方風貌的畫作。遮打爵士在一九二六年捐出自己的收藏，當中涵蓋大量外銷畫，莫家詠介紹：「這批『遮打藏品』以十七至十九世紀南中國通商口岸面貌及外商在華經商為主題，是攝影時代前的珍貴歷史圖像。」

她繼續形容：「二百年前的中國貿易市場已經十分蓬勃，外國人來廣州經商，甚至形成了『十三行』，因為沒有攝影技術，他們又很想帶一些紀念品回國，就催生了外銷畫的出現：廣州畫家會畫一些或反映港口風景、花鳥蟲魚，或展現市井小品的畫作，賣給外國人。初時，主要畫畫家們熟悉的『廣州十三行』周邊風景，後來開始畫香港。」「遮打藏品」中有一幅石版畫《維多利亞城（局部）》刻畫銅鑼灣至西環的景致，可見在十八至十九世紀的香港已發展成初具規模的商港。

莫家詠帶領香港藝術館團隊對這批「遮打藏品」進行研究時發現：「每一張外銷畫其實都不相同，畫家細心記錄建築物變遷，是用畫作記錄的歷史，具有很高的藝術和歷史地位，且與香港也有很深的淵源。」不僅如此，「遮打藏品」更是香港藝術館成立之後，最早一批進入館藏的藏品，「事實上，遮打爵士的這批藏品在捐贈後歷經戰火硝煙，於二戰期間遺失了四分之三，幸多得民間人士的守護，搶救回了四分之一的藏品供香港藝術館收藏。為了令觀眾更清晰知道這段歷史，我們在開館時特設『失而復得』展覽，通過展示藏品講述守護者的故事。」

「守護者」包括參與日軍港督府工程的判頭冼子霖，當年他在廢物堆發現了遺失的二十多幅畫作，遂小心保護，用防水紙和麻包袋將它們包裹。在日軍的看守下，急中生智，冒死偷運出港督府。他原想以灣仔駱克道作為藏畫點，但因為擔心被日軍發現，最終決定轉運至自己的家鄉寶安縣，從而避過了隨後美軍對香港灣仔等地的轟炸。香港重回和平後，冼子霖將以生命守護的二十多幅「遮打藏品」悉數捐出。

有關藏品的守護故事，不僅只與收藏家有關，在遮打藏品的守護「失而復得」展廳一隅，還安排了投影儀放映，講述修復師在修復外銷畫時遇到的挑戰及解決方案，比如因為早期收藏環境濕度控制不理想，紙張出現類似變黃等一系列化學反應等問題的應對方法等。

▼《在香港藝術館的一天》封面

在疫境中尋共鳴

【大公報訊】以新冠肺炎疫情為主題的藝術展覽「+ve/–ve」，正於觀塘SML大廈2樓舉行，展出超過30名香港藝術家受疫情觸發而創作的近60件作品，形式包括繪畫、雕塑、多媒體裝置等。

今次展覽以新冠肺炎的負面（–VE）影響和正面（+VE）力量為主題，希望在種種挑戰中，能夠萌生新的思維方式與機會，以期在社交距離中的人們，可以在獨處中重新思索人生的價值與方向，尋求新的工作與生活方式，在逆境中找到積極的力量。

其中展品包括本地畫家、香港中文大學兼任講師鍾大富的岩彩畫《向醫護致敬》；新晉藝術家李欣儀的作品《Study of Spaces and System》，李欣儀以U形水管貫穿家家戶戶，被困的人物在家中來回踱步、或坐或立；張展恒的水墨拼貼多媒體創作《病毒球計劃：黑白實驗》，則將一個個重疊的圓形球體，一圈又一圈擴張開來，色彩或明或暗的；Kasper Forest以一對紙紮情侶，設背景於香港各大地標，系列名為《金童玉女》The Ghost City，映照出疫情下的香港，街上無人，鬼魅出沒；以及Tamera Bedford油墨混合媒體作品「Once I Was You（Love in the Time of Covid–19）」，胡浚諺新作「杯中百合」等。

該展覽由新藝潮主辦，同時舉辦網上展覽。新藝潮總監邢珠迪談到過去半年藝文界受疫情影響，全球藝術市場、博覽會都被迫暫停或改以網上形式展示，認為這種現狀「對藝術家的創作、前路等問題引起衝擊、思考，與此同時亦啟發他們創作。」

註：因應香港特區政府有關新型冠狀病毒的最新規例，展場可能暫停開放，詳情可瀏覽網址www.artnextexpo.com。

圖片：主辦方提供

▲鍾大富岩彩畫《向醫護致敬》

▲李欣儀作品《Study of Spaces and System》